

SHISHANGZUIBEIQINGXIAORENWUDIANFUSHIWUDALANGBIEZHUAN

史上最悲情 小人物颠覆史

一个小人物的呐喊、挣扎、奋斗与发达梦！

也许曾经你是最底层的草根，
但要坚信你不可能永远是草根，相信梦想，
不再做成功道路上的失败者！

武大郎别传



安东笑笑生 编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史上最悲情 小人物颠覆史

——武大郎别传——

安东笑笑生 编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上最悲情小人物颠覆史: 武大郎别传 / 安东笑笑生编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99-5376-2

I. ①史… II. ①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0544 号

书 名 史上最悲情小人物颠覆史: 武大郎别传

编 著 者 安东笑笑生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海院印刷厂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5376-2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 | | | |
|-------|------------|-------|------------|
| 引 子 | 僵尸东去 / 001 | 第二十四回 | 山村野店 / 084 |
| 第一回 | 大郎称帝 / 004 | 第二十五回 | 饼王绝技 / 088 |
| 第二回 | 名誉国王 / 013 | 第二十六回 | 大饼立国 / 090 |
| 第三回 | 狗皮膏药 / 014 | 第二十七回 | 云的衣裳 / 093 |
| 第四回 | 名正言顺 / 019 | 第二十八回 | 如此包装 / 095 |
| 第五回 | 龟寺剪彩 / 026 | 第二十九回 | 无事生非 / 098 |
| 第六回 | 神龟哲学 / 031 | 第三十回 | 妙善师太 / 101 |
| 第七回 | 神秘道姑 / 035 | 第三十一回 | 魔镜问世 / 104 |
| 第八回 | 铁背苍狼 / 038 | 第三十二回 | 高手云集 / 107 |
| 第九回 | 传道授经 / 041 | 第三十三回 | 梦想成真 / 111 |
| 第十回 | 修仙炼真 / 045 | 第三十四回 | 泡泡广场 / 115 |
| 第十一回 | 五行晔变 / 048 | 第三十五回 | 水深火热 / 117 |
| 第十二回 | 祸起萧墙 / 051 | 第三十六回 | 扁马女皇 / 121 |
| 第十三回 | 大饼公司 / 054 | 第三十七回 | 地狱之门 / 125 |
| 第十四回 | 铜雀论剑 / 056 | 第三十八回 | 奈何桥畔 / 127 |
| 第十五回 | 群雄争霸 / 058 | 第三十九回 | 灵魂当铺 / 131 |
| 第十六回 | 月黑风高 / 062 | 第四十回 | 天堂浩劫 / 133 |
| 第十七回 | 与狼共舞 / 065 | 第四十一回 | 马路钦差 / 138 |
| 第十八回 | 龟蛇争斗 / 068 | 第四十二回 | 南海观音 / 140 |
| 第十九回 | 灵龟神功 / 070 | 第四十三回 | 月亮之上 / 142 |
| 第二十回 | 世外桃源 / 072 | 第四十四回 | 大圣蒙难 / 146 |
| 第二十一回 | 故人相逢 / 076 | 第四十五回 | 高老庄上 / 149 |
| 第二十二回 | 离愁别绪 / 078 | 第四十六回 | 流沙河畔 / 151 |
| 第二十三回 | 山魑林魅 / 081 | 第四十七回 | 夜访唐僧 / 152 |

第四十八回 龙宫探宝 / 155
第四十九回 哭泣的海 / 158
第五十回 乱世情魔 / 162
第五十一回 度朔魔影 / 165
第五十二回 血战群魔 / 167
第五十三回 桃花情劫 / 172
第五十四回 黄眉童子 / 177
第五十五回 天主权术 / 179
第五十六回 雷公电母 / 183
第五十七回 荷花仙子 / 187
第五十八回 钳工老万 / 191
第五十九回 刘海砍索 / 194
第六十回 将计就计 / 197

第六十一回 黑色魔城 / 200
第六十二回 女巫魔咒 / 203
第六十三回 火弹魔棒 / 207
第六十四回 花灯迷阵 / 210
第六十五回 仙人洞府 / 213
第六十六回 兰指花妖 / 218
第六十七回 雪宫秘窖 / 223
第六十八回 荒唐玉帝 / 230
第六十九回 情债孽缘 / 237
第七十回 真相大白 / 247
第七十一回 谁主沉浮 / 255
尾声 衣锦还乡 / 266

引子 僵尸东去

话说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山东省东平府阳谷县县西街闪出两条鬼魅般的黑影，幽灵似的飘向一个小小院落。小院破败不堪，紧贴街面坐落着一幢陈旧的小楼，两上两下四间房。一灯如豆，昏黄的灯光从二楼窗帘泄出。谁也不会想到一场骇人听闻的谋杀正在悄然进行。

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了夜空的宁静，灯影摇摇欲坠，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静。

二楼灯忽然熄灭。不久，一楼灯亮了起来。

飘落小院的两个黑影一个在外面望风，一个轻叩柴门：“笃笃，笃笃！”

“谁呀？”里面传来惊惶未定的声音。

“别怕，是我，西门庆。”外面的黑影冷酷低沉的声音中含着一丝焦急。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极其恐怖的老妖婆的脸：“原来是西门大官人哪！吓死人了。”忙把西门庆让进屋，接着就把门掩上。

灯光下，冷冰冰的砖地上坐着一位少妇，只见她披头散发，面色苍白，目光呆滞，嘴唇在不停地哆嗦，看到西门庆就像捞到一根救命的稻草，一头扑到西门庆的怀里，双肩还在不停地抖动。西门庆顾不得安慰她，目光向刀子一样射向老妖婆：“成了吗？”老妖婆面目狰狞地点点头：“成了。”这老妖婆不是别人，乃是阳谷县三姑六婆中作孽媒拉皮条包打听赌小钱跳大神五毒俱全的王婆，她怕西门庆不相信，又补了一句：“大官人，除了大娘子汤药里放了砒霜，老身还在他的口中放了安魂蛊。”“苗疆蛊毒？！”见王婆如此狠毒连一向以残忍自居的西门庆也自愧不如。王婆还在絮絮叨叨地对西门庆表功：“大娘子胆子太小，节骨眼上，手脚全软。若不是老身帮忙，恐怕……”“咯，龟孙。”西门庆明白她的意思，忙从怀中掏出一沓银票，数也不数就塞给老妖婆：“王干娘，多承费心，这是二十万两银票，足够您下半辈子花销了。”王婆也不客气，揣到怀里：“那，老身就告辞了。”“多谢王干娘，您走好。”

谁知王婆刚出门，就吓得尖叫一声，老蛤蟆似地又跳了回来，一双眼充满了恐惧，鸡爪似的手颤抖着指向门外：“有鬼……鬼……”“咯，龟孙。”西门庆顺着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院墙东南角，歪脖子老槐树下倒吊着一个人影，不禁哑然失笑，心想：什么他妈的度婆仙姑，可见平时都是糊弄人的，连个人影

都吓得半死。西门庆忍住笑，脸色一正道：“那是我的小厮玳安儿，刚才跟我一块来的。”王婆听了，一颗心才回到胸腔，惊魂未定地走了。

少妇仿佛这时才还过魂来，“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庆，奴家好害怕，都怪王婆，这个死虔婆害奴家杀了奴的那口子，呜呜——我杀了人了，我杀了人了。呜呜——大郎他……被奴下了砒霜，他叫了一声，奴就用七床被子捂住他的嘴。呜呜——他……已经没了。庆，奴家好害怕啊！”

西门庆捧起怀中少妇的脸，她忧戚的脸上满是无助的泪水。西门庆柔声道：“莲儿，别怕，有我呢。天塌下来，有地接着；海倒灌下来，有山挡着。一切由我来摆平。”这少妇原来正是阳谷县第一美人潘金莲，听了西门庆的话，镇静了许多。她也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她洗了洗脸，坐在一旁一面梳理头发，一面也在梳理自己纷乱的思绪。为今之计，只有上西门庆这条船，听天由命了。

武大郎的尸体被一床被子裹得严严实实，放在烙大饼灶台后面的一堆木柴上。西门庆灵机一动，提出要焚尸灭迹。潘金莲心头一寒，顿时玉面一冷，柳眉一扬：“干吗那么费事，扔到江里不就得了。”原来潘金莲一时感情冲动，谋杀了亲夫，已有悔意，毕竟夫妻一场，实在不忍丈夫连个整尸都落不着。西门庆把正摇着的桃花折扇一合，正色道：“万一尸体漂上来，被人发现怎么办？”潘金莲杏眼一瞪：“你就不能扔远点？”“咯，龟孙。”西门庆一想：当初施出这毒计来，为的就是和这小美人长做夫妻，两情依依，现在武大郎已死，犯不着为这点小事伤了小美人的心。

西门庆当机立断，立即答应：“就依你。不过，你可得答应马上嫁给我！”潘金莲嘴角绽出一丝苦笑：“我还能怎么样？”眼望着这位有权有势、家财万贯、一表人才的西门大官人一副自得模样，心头不由蒙上一层阴影：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吗？跟着他真会得到幸福吗？

西门庆手一挥：“来人！”只听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条缝，轻手轻脚地闪进来一个小厮儿，顺手把门掩上。这小厮生得眉清目秀，伶俐乖觉，他就是一直在门外望风的那个黑影、西门庆方才跟王婆所说的名唤玳安儿的小厮。他从九岁起就一直跟随西门庆左右，贴身服侍，现已有六个年头了。只见玳安儿低眉垂首，躬身行礼：“爹请吩咐。”西门庆道：“去叫你应二叔、谢五叔来，说我有急事找他们。”玳安儿应诺去了。

不到一袋烟工夫，从门外走进两个人来。前面一个矮胖子，面皮白净，一双死鱼眼白多黑少，火盆嘴露几根黄牙，说话时嘴唇不动，声音从牙缝中挤出。头上戴一顶新盘的玄罗帽儿，身上穿一件半新不旧的天青夹纱褶子，脚下丝鞋净袜。此人便是西门庆十个结义兄弟中最贴心的应伯爵，表字光侯，原是开

绸缎铺应员外的第二个儿子，蚀了本钱，家道中落，专在本司三院帮嫖贴食，因此人都起他一个浑名叫应花子。此人会一腿好气球，双陆棋子，件件皆通。后面这一位是个瘦高个子，由于经常点头哈腰，摇尾乞怜，活像个大醉虾。此人尖嘴猴腮，贼眉鼠眼，与西门庆也是十兄弟中的铁杆哥们，姓谢名希大，字子纯，是阳谷县卫千户官儿应袭子孙，自幼父母双亡，游手好闲，把前程丢了，亦是帮闲一个，别的啥都不会，倒是会弹一手好琵琶。

应伯爵、谢希大二人拱手作揖：“给大哥请安。大哥有何吩咐？”西门庆从怀中摸出一块玉如意，上面赫然雕着一只展翅的雄鹰：“应二哥，谢五哥，这是我干爹蔡京的令牌，拿着三江六省、九州八县畅通无阻。烦二位兄弟持令将武大这厮的尸首给我连夜扔到扬子江里去。”

应伯爵、谢希大一个伸长了舌头，一个瞪圆了眼：“我的妈呀，那可在几千里外呀！”“咯，龟孙。”西门庆嘿嘿一声冷笑，“我当然不会让二位兄弟白去。”双手击了两下掌，玳安儿应声进来，捧着两匣封好的纹银，递到应、谢二人面前。西门庆道：“这里分别是五十两纹银，一人一份，权作路费。请二位兄弟收下。”

谢希大刚要伸手去接，却被应伯爵悄悄扯了一下衣角。应伯爵道：“帮哥办事，乃弟分内之事，怎好叫哥破费。再说路途遥远，带这么多银子也不方便。”

“咯，龟孙。”西门庆知应伯爵嫌钱少，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从怀里将两颗西番商人运到中国的珍珠分放在两匣上：“这是西珠，价值连城。你们也一并收下，这是我做哥的一片心意。二位兄弟应该知道西门庆我的为人，花多少钱不要紧，关键要把事办好。倘有半分差错，休怪我做哥哥的不讲交情！”

应伯爵、谢希大一见西珠，喜得屁滚尿流，再也顾不得什么体面风度，将纹银、西珠揣入怀中，将武大郎的尸体扛上就走。二人将西珠放回家中，迅速从阳谷县启程，跑死了九十九匹快马，穿越了九千九百个州县，终于在拂晓前把武大郎的尸体驮到扬子江边，二人把武大郎的尸体朝江心一扔，便直奔秦淮名妓李师师那儿去花销这五十两纹银去了。

却说武大郎的尸体顺着长江漂呀漂呀，一直漂到东方海域的一座岛上。由于海水浪大涛急，武大郎连呛了几口浑水，不觉翻肠倒肚的呕吐起来。（书中暗表：砒霜原来进入武大郎食管尚未消化，就被潘金莲用七床棉被捂得窒息过去，医学上称为“假死”现象。）王婆唯恐武大郎不死，下砒霜又下苗蛊，殊不知，苗疆蛊毒乃是砒霜的克星，在漫长的漂流过程中，以毒攻毒，毒性尽解，现在经呛水呕吐，反而吐尽毒药，冲开气流阻塞，活了性命。

这个岛便是当年秦始皇命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寻仙求药的那个瀛洲。

武大郎疲惫地躺倒在金色的沙滩上，也不知昏睡了多久，无力地睁开眼睛，

茫然地望了望海上西沉的夕阳，便又呼呼睡去，一时鼾声如雷，惊天动地。因为这奇响的鼻息，武大郎从此交上了好运道，引出了一段令人捧腹的荒唐公案来。

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回 大郎称帝

却说瀛洲与蓬莱、方丈并称为海外三神山，“其物禽兽皆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

古往今来，真正能到瀛洲的有几人呢？李太白有诗为证：“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武大郎机缘凑巧，痴人痴福，误打误撞，连他自己都莫名其妙地漂流到这个神奇的岛上。其实这世上哪有神山，只是茫茫太平洋上的几个荒凉的小岛而已。

书归正传。却说这现实中的岛屿虽说是荒僻，却也不失美丽，四周环绕着湛蓝的海水，中间有连绵起伏的群山，最高的是中西部的紫枫山，其天柱子峰直插云霄，号称东海第一高峰；最长的是北部终年积雪皑皑的白象山，逶迤连绵，一直延伸到北海深处；最矮的却最富南部热带海岛风情的是灵龟山，满山的阔叶林、剑叶草抹绿涂青，遍野的名花、野花争奇斗艳，整个灵龟山像一个硕大无朋的神龟，高昂着头颅，得意洋洋地俯视着它脚下零零落落的村落和田野。

濒临西南海域有一个不大的渔村，因海岸形似甲鱼，故名甲鱼村。村里只有十八户人家，家家都白幡飘扬，人人都披麻戴孝。因瀛洲岛国新近死了国王，举国守孝七天，期间严禁出海打鱼，今天已是第五天了。家家都已揭不开锅。夜深了，整个村庄进入沉沉的睡梦之中。蓦地，村西头龟元寿家黑糊糊的小屋有一丝光亮忽闪了一下。原来老村首龟元寿饿得老眼发花，彻夜难眠，只得掏出铜烟锅，伸到小布袋里，装满一锅烟叶，用火镰子打着火，点上，“吧嗒吧嗒”地抽起来。龟元寿想：自己忍饥挨饿没关系，但眼看宝贝女儿贝儿饿得面黄肌瘦、不成人形……他心如刀绞，觉得对不起女儿，也无法向多年前神秘失踪的孩子她娘杏子交代。

他在席子底下摸索了半天，翻出一个青色槟榔，别看这东西又苦又涩，却是全家最后的食粮了。他轻手轻脚地来到女儿睡的西厢房，看看女儿是不是也饿得睡不着，还是又蹬了被子。别看闺女快十九岁了，还跟孩子一样睡没睡相，他一夜要帮她盖几次被子。他掀开布帘，走了进去，窗外透进来的月光直射到床板上，他定睛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手中的槟榔吓得“啪”地掉到地上：床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哪有半个人影？

龟元寿顿时感到脑子嗡地一下，眼睛发直：十九年前杏子也是这样神秘消失的。难道厄运又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老村首心中慌慌的，晃着球一样的光头，颠着特有的外八字步，仓皇地就向外奔，找遍整个庄子前前后后，沟沟坎坎，也没找到贝儿的下落，望着明晃晃的月亮和黑沉沉的大海，他心中发虚：“贝儿啊，你在哪儿呀？”脚下一滑，跌坐在甲鱼村海滩上。

“爹地，你怎么啦？”一个清脆的声音从背后传来，龟元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擦了擦泪眼，扭头望去，一个纤细的紫衣少女一阵风似的飞过来，正是自己的宝贝女儿，后面还跟着一个体形健美、大步流星的少年。少年的脚边是一只凶悍的猎犬，快捷像黑色的闪电。

“爹地，你跑到这儿来做什么子嘛？”贝儿把龟元寿扶起来，帮爹地拂去沾到衣服上的沙尘。

龟元寿沉着脸，怒不可遏：“臭丫头，你死到哪儿去啦？还知道回来呀？”

贝儿从没见过爹地发这么大火，看来爹地是真生气了，低低道：“女儿到山里采点野菜，让爹地担心了。”

龟元寿怒道：“谁让你去的，山上到处都是野兽，你去找死呀？”

贝儿噘嘴道：“女儿看爹地实在饿得够呛，又不给捕鱼，就……”

龟元寿挥着烟袋锅子道：“得亏你孝心，爹没被你急死，也被你气死！”

贝儿眼泪涌出了来：“女儿错了……女儿再也不敢了。”

龟元寿叹了口气：“好啦，知错改了就好，走，跟爹回去！”

贝儿没有挪步。

龟元寿停住脚步：“怎么啦？”

“爹地，”贝儿指着远远站着一一直没开口的英俊少年介绍道，“这是护送我回来的阿托。”

少年解下山鸡和野兔，双手一抱拳，躬身施礼：“晚辈巴托拜见前辈！”

龟元寿这才仔细看了少年一眼，不看则已，一看面色大变，虎背熊腰，鹰鼻鹞眼，脑门上系着红布条，一身黑色劲装，与当年拐走杏子的魔头何其相似？难道悲剧真的又要重演了吗？他冷哼一声，伸手便抓向少年的肩井穴，不想却被少年以极快的身法轻易地躲过，施展的居然是江湖上顶尖的轻功“枫叶飘

飘”？他的疑虑重了，沉声道：“娃儿，你叫什么？”

少年立住身形，朗声道：“晚辈叫巴托。”

“与那魔头同姓？莫非真是老魔的孽种？”龟元寿暗忖，手却没闲着，轻轻拍出一掌，这一掌无声无息，却是积聚了老人的七层内力，蕴含九种变化，一旦击中，非死即伤。少年一见，不禁大骇，失声叫道：“海枯石烂！前辈你……”当下顿足一点，身躯一晃，已拔地而起，从龟元寿头顶掠过，轻飘飘地落在老人的身后。居然是武林中罕见的绝学“鹰掠紫枫”。

“哼！果然是魔头的招式，”龟元寿立住身形，厉声道，“你是紫枫山枫树坪人？”

“不错。”

“那么，”龟元寿紧盯住少年的脸，疾声道，“枫树坪巴竹石是你什么人？”

少年神情一黯，哑声道：“那是晚辈的先严。前辈认识先父？”

龟元寿目光中满含悲愤，正要开口，无意中一瞥目不转睛盯着少年的女儿，不禁轻叹了一口气，道：“老夫并不认识，不过令尊系二十年前江湖上有名的……”他压下“魔头”两字，接道，“人物，老夫岂能不知。传说当年四大剑客千人石论剑过后不久，令尊就下落不明。难道令尊西山……”他压下“秃鹫”两字，接道，“雄鹰他……真像江湖传言那样早已……故去了？”

幸而少年沉浸在忧伤之中，没有注意到龟元寿欲言又止、极度复杂的表情，低着头小声道：“不错，晚辈打记事起就没见过先父，据家母说晚辈两岁生日时，也就是春分那天，先父忽染无名怪病，挨到清明节前一天就撒手人寰，驾鹤西去了。”

龟元寿冷哼一声，心道：恶有恶报，罪有应得！但他有更为关心的事情：“令堂……还好吗！”

少年黯然道：“家母含辛茹苦，把晚辈拉扯成人，前天上天柱子峰采药，回来天已黑透，可能是半道上碰到山魈，受了惊吓，手足乱舞，尽说疯话，一会儿拿刀抹脖子，一会儿拿绳要上吊，都被晚辈及时制止了。谁知她又跑到梨花渡投河自尽，幸而被一老尼救下，已然在梨花庵出家了。”

龟元寿握着烟袋的手微微抖动了一下，良久没有说话。

一直忍着没说话的贝儿，对父亲反常的举动有无数的疑问，也有无数的不满，此时再也忍不住了，冲着龟元寿叫道：“爹地，夜深露重，回去再问好吗？”

龟元寿没有理女儿，而是换了个话题：“莫非最近江湖上声名鹊起的西山猎神，就是阁下？”

“惭愧，那是江湖好事者对晚辈的……谬传……当不得真。”少年谦恭地答道，“晚辈只会些粗浅功夫……只是个打猎的……”

“哦？这么说，阁下是得到乃父西山……雄鹰的真传了。”

“没有，先父去世得早，全是家母传授的打猎技术，并非什么真正的武林功夫。”

“哼！”龟元寿冷笑道，“刚才那两招难道不是令尊的吗？”

少年摇头道：“晚辈不知道是不是，不过家母没有教过武功，也严禁晚辈习武，这两招是晚辈两月前偶尔在房梁上发现的一本破书中偷学来的。”

龟元寿两眼放光：“是不是《枫叶剑谱》？”

少年点点头：“不错。”

龟元寿道：“那就是了。这世上有四大剑谱：柳叶剑谱、枫叶剑谱、霹雳剑谱、灵龟剑谱。得一就可以纵横天下。二十年前，四大剑客在钟乳山顶铜雀台上的千人石论剑，弱柳扶风柳叶剑柳如是、西山秃……雄鹰枫叶剑巴竹石、翻江倒海霹雳剑龙啸天、梨花钓叟灵龟剑白无忧直打了三天三夜，不分胜负。四人打累了，以口代剑，即以口述剑招代替动手，输赢结果不得而知。但后来柳如是做了国王，巴竹石传言得怪病死了，龙啸天出走，漂流到海外去了，白无忧归隐。”

少年跌足懊悔道：“可惜晚辈只学了两招。”

龟元寿道：“怎么？”

少年道：“母亲……疯了后，晚辈发现那破剑谱已然不见了。”

龟元寿失声道：“糟糕！”

见少年愕然，龟元寿解释道：“这四大剑谱乃是一代剑宗龟山老祖所创，他老人家担心全套剑谱落到一个人手里，万一这人心术不正，岂非无人克制？便将其分编成四大剑谱，分传四大武林高手，可以互相制衡。一开始倒也相安无事，但几代传下来，就有人起了贪心。”

少年道：“难道说有人想将四大剑谱都归为已有？”

龟元寿道：“不错！据江湖传言，有野心的魔头就在四大剑客之中，只知道是谁，令尊西山……雄鹰、当今国王弱柳扶风都有重大嫌疑，可他们居然……都死了，这就奇怪了！”

“哼！”龟元寿暗想：这少年是那魔头的儿子，只怕心机之深不在那老魔之下。他说紫枫剑谱失踪，未必是真，如若是欺骗老夫，也不奇怪。现在若不把他拿下，只怕将来自己更不是对手，不如……遂沉声道：“老夫学得几乎粗浅的拳脚功夫，不登大雅之堂，可否再赐教几招。”

不等少年答话，烟袋锅闪电般的点向阿托的死穴。

少年一愕，他没想到老头子一出手又是狠着，身子本能一侧，堪堪闪过烟袋锅，道：“晚辈到底做错了什么？前辈……可是考量晚辈吗？小心，请恕晚辈

无礼了!”双手轻轻推出。

一股白色的暗流涌了过去，在月光下如一条匹练，直逼龟元寿。

龟元寿根本没放在心上，仍是欺身而上，但少年的双掌不但逼得他无法前进，反而“噎噎噎”后退了五步。

小小年纪，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内力，使得龟元寿大感惊讶，不禁“咦”了一声，招式一变，右手烟杆疾挥，但见三丈之内都是铜烟锅的影子。

少年没有还手，如风中飘絮，忽左忽右，轻捷地避开了龟元寿的一连串凌厉的攻击。

龟元寿久攻不下，不禁焦躁起来，右手暴长，铜烟锅疾点少年的膻中穴。此穴是人体一百零八要穴之一，是足太阴、少阴，手太阳、少阳及任脉之会。一旦被击中，内气漫散，心慌意乱，神志也会不清。

少年深知厉害，右手金钢护腕向上一抬，黄色的铜烟锅当的一声，被震开数寸。

龟元寿“咦”了一声，说道：“好小子!”收起烟袋锅，左手故伎重施，轻飘飘地向少年拍出一掌，眼看着少年只是防守，自己竟然无法取胜，实在大丢脸面，是以这一掌竟然用足了八成功力。

少年一见脸色骤变，不敢硬接，急忙暴退三丈。

龟元寿一掌落空，举起烟锅还待攻击，一个黑影猛地蹿过来，叼住了烟袋杆。正是那条凶悍的猎犬。

少年急道：“黑子，不得无礼!”

猎犬悻悻地松开。

贝儿一个飞蝶穿花，及时拦挡在少年和龟元寿的中间，急道：“爹地，您今天是怎么啦？阿托可是女儿的救命恩人!”

“哦，老子也只是与他切磋切磋武艺。”龟元寿冷冷地看了阿托一眼，颠着外八字步悻悻地朝回走。

月色如银。贝儿拉着阿托的手，一起回到村西头的家中。猎犬紧随其后。阿托知趣，放下带来的几只山鸡和野兔，双手一抱拳：“晚辈告辞!”

掉头就要走。

半夜三更，人家远道护送女儿回来，龟元寿却没有留客的意思：“恕不远送!”

贝儿急了：“爹——”

女儿一把拉住了正要走的少年，把进山遇到药锄帮四象堂堂主四眼蛇冯三镜二欲强行非礼，被阿托救了的事情简略地说了一遍，阿托在与四眼蛇冯三镜二搏斗时肩头还负了伤。龟元寿听了微微一怔，罩满寒霜的脸慢慢缓和下来，眯起鹰眼一看，果然左肩衣服上染有血迹。“难怪刚才动手时，这小子左侧身形

略显滞涩。这小子难道真不同于他的老子？老夫错怪他了？自己居然与一个负伤的少年动武？”龟元寿老脸一红，不觉有点惭愧。

“不过，”龟元寿转面一想，“天下能有这么巧的事吗？不！他老子就是个惯会使奸的恶棍，这小子也好不到哪儿去。”

龟元寿打心眼里不赞成女儿与紫枫山人交往，紫枫山枫树坪与灵龟山的甲鱼村数百年十几代人的恩怨岂是随随便便能轻易化解的？更何况巴托还是那老骗子的儿子。唉！女儿这次不知中了什么邪，进了一趟山，似乎就被这小子迷上了。女孩子家懂什么？进山就遇到了黑道人物，这么巧？又赶巧被这小子碰上了，救了，还护送回来。英雄救美？哼！这老掉牙的故事骗得了涉世未深的女孩子，却骗不了我老头子。还送东西来糊弄我老头子？对了，这东西万万不能收。

“小子，把你的东西拿走！哼！”龟元寿黑着脸，拾起山鸡和野兔扔还给少年。

贝儿劈手夺了下来，小脸一板：“爹地，你怎么啦，平时你不是这样的呀。求你给女儿一点面子吧，您对紫枫山的人总是耿耿于怀，紫枫山的人怎么啦，人家像石头一样实在，人家通情达理，人家见义勇为，人家扶贫济困……”说着说着女儿眼圈红了。

“住口！”龟元寿喝道，“你一个不更事的臭丫头懂什么？山里人貌似忠厚，其实都是骗子！紫枫山更是没有一个人好人！当年……”猛觉得失言，当年杏子失踪，他一直怀疑系西山秃鹫所为，只是苦于没有证据。西山秃鹫的妻子谷天香与杏子长得太像了，但谷天香却信誓旦旦坚持说他认错人了，她绝不是什么杏子。这些连自己也拿不准的话岂能跟这些孩子说？龟元寿生生把话刹住，冷冷地望向那个一直低着头的少年。龟元寿也不是一点不喜欢巴托，打他第一眼看到这小子就刮目相看：身高九尺，虎背熊腰，目光如炬，力大无穷，据说曾经徒手搏杀四只饿狼，年纪轻轻就被人誉为“西山猎神”，但那又能说明什么？空有一身蛮力武功，未必能持家立业，未必就是好人。他那混帐老子就是恶人一个，明里被人称为雄鹰，其实是一个凶悍的秃鹫，一个十恶不赦的骗子。见女儿瞪圆了眼等自己下文，龟元寿暗叹一口气，不着痕迹地转换了话题，“贝儿，咱甲鱼村素来与紫枫山不和，德昭元年，咱老龟家数百口人，被姓巴的勾结山贼和武林败类几乎杀光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要不是当年我们的祖宗机智，悄无声息地躲到鲨头礁，驾着礁后藏匿的小船出海，哪还有我姓龟的一脉。几百年来，他们骂我们是海盗，我们骂他们是山匪……唉，不说了。就说功夫，山上那一套，老实说，不算什么真本领，咱海上那才叫真功夫。哼！打猎谁不会，只要有几分蛮力气就行，总能瞎碰到个把不长眼的畜生，但海上那是玩的

真功夫，哼，在海上，不仅要有力气，更要有技巧，还要识得水性，把握好时机，山里人……嗨海……不行，既撑不好篙，也撑不住舵，更不用说撒网捕鱼了。还不如那个畜生，一个猛子扎下去，就能叼上一条大鱼……”

这简直就是骂人了！巴托在山里也是一条汉子，哪里是什么好脾气人，他因着与贝儿一见钟情的缘故，故对龟元寿一忍再忍，但他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哪能始终按捺得住性子，听着听着，脸涨红了，一直恭敬地听着这位老顽固教训的年轻人真的按捺不住了，老人的话太过分了，太伤人了，少年一跺脚，吼道：“前辈……恕晚辈直言，您老为什么不问问当年为什么要血洗甲鱼村？当年你的祖宗都做了什么？那可是滔天大罪！再说这都是古年八代的事了，冤冤相报何时了。晚辈十分敬重您和甲鱼村各位海上英雄！也相信您打猎的本领，说不定不亚于海上弄潮，但您也不能把咱山里人说得一无是处！您这是偏见知道吗！谁说山里人就不会海上功夫！晚辈这就到海上一施身手，您等着瞧！”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那一脚功夫可厉害了，地上坚硬的青砖居然碎如面粉。

“阿托——”

痴心的贝儿要跟着跑出去，已到了门口，被龟元寿喝令回来。阿托与那只猎狗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贝儿哭着跑回自己的房间，蒙着被子呜呜地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可老人睡不着，月亮沉入海底的时候，他已抽了九袋烟。龟元寿将烟锅在鞋底上敲了敲，磕掉了烟灰，披上麻衣走了出去。他悄悄地踱出村子，迎着烈烈海风，向海边走去。

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巴托当然没有回紫枫山，他是个不服输的人，他要用行动证明自己在海上也不是孬种。尽管是禁渔期间，他也顾不得了，巴托驾着龟贝儿家泊在鲨头礁后面的渔船，扬帆出海。海天漆黑一色，什么也看不见，只听海风呼啸，海腥味扑鼻，奇怪的是，爱犬对着海面狂吠不已，巴托以为遇到了海怪，慌忙转舵航行。谁知爱犬纵身跃入海中，转眼不见了。巴托以为爱犬又去卖弄本领，抓鱼去了，也就不加理会。今天运气出奇的好，不大工夫，他就网到二百多斤海鱼，不禁喜出望外，哈！这下子看这老倔头还有何话说？猛听得爱犬在岸上狂叫，赶紧落帆回转，待抵达岸边，天已快亮。

巴托背着鱼篓慌不择路往回赶，不防被脚下什么东西绊了一跤，摔了个嘴啃泥，鱼篓也摔出老远，白亮亮的鱼像银梭似的四处飞散。巴托骂了声“奶奶个熊，嗨气！”用脚踢了踢那东西，软绵绵、肉鼓鼓，还动了一动，把巴托吓了一跳，以为遇上了海怪，慌忙跪下“叭叭叭叭”磕了七八个响头。那海怪却没有什么动静。借着晨曦，他偷眼打量那海怪，身子短小，形容猥琐，衣衫褴褛，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既穿着衣服，那就不是海怪。巴托松了口气，这才

发现自己的爱犬正静静地守在一旁。他才恍然大悟，这人看来是从遥远的海上漂过来的，被自己的爱犬用嘴叼着衣服，拖着救上岸来的。这人放在这低洼处可不行，海水涨潮，必死无疑。巴托把他背到海岸高处，对他进行了简单的急救处理，清空腹腔里的海水，又喂了一颗自制的九转还魂丹，注入真气内力，帮他推血过宫，足足忙活了一盏茶工夫，人虽仍旧昏迷不醒，但已恢复正常呼吸，且渐渐有了鼾声。且这鼾声越来越大，犹如暮鼓晨钟，喜得巴托赶紧向村中跑去，向村首报告。

村首不是别人，就是老倔头龟元寿。那龟元寿与他撞了个满怀。当下听了阿托的报告，暂把私人恩怨先放在一边，这可是事关国运之大事，怠慢不得，马上派本村的长跑冠军“狂奔蜗牛”龟小海日夜兼程，快马加鞭，直奔京都。

国不可一日无君，京都梨花城银杏路北侧万人广场云集了几乎全国的达官贵人、巨商大贾，这日正在举行大选。

十几个来自各州县的高手很快败下阵来。

朝廷里的大臣也迅速战胜了京城五强。

又过了半个时辰，场中留下了呼声最高的两位英杰——已故国王的女儿柳叶儿和权倾朝野的丞相石笋。

柳叶儿粉面含煞，星眸带悲，一头秀发被白手帕束成马尾巴，掩不住青春朝气；个头高挑，身材匀称，一袭绿色长裙，外罩白色披风，更显得亭亭玉立，冷漠高傲。

柳叶儿深得先王弱柳扶风柳如是的真传，又拜了梨花圣母为师，其剑上功夫足以睥睨整个武林。她甫一出场，就赢得一片欢呼声。她轻飘飘地落到台子上，只听“呛啷”一声，拔剑出鞘，却是一柄柳叶剑，通体透明，寒光四射。柳叶剑全长不到三尺，无格、扁茎，剑身和剑柄系碧玉铸成，形如柳叶，故称“柳叶剑”。剑的全身铸满纹饰，除剑脊两侧的虎斑纹外，在剑基部位还刻铸出虎纹和花蒂、手臂、手掌等纹饰。柳叶儿一剑在手，更显得英姿飒爽，剑与人忽地飞跃半空，挥剑起舞，一面还轻声吟哦剑招：“春风杨柳万千条，柳宠花迷景色娇。柳暗花明蜃楼空，弱柳扶风任逍遥。”但见白衣如羽，绿衣如水，飘飘洒洒，轻盈灵动，剑气如虹，劲风四射，到处都是美丽公主的影子。

忽地停住，剑已入鞘。脸不红，气不喘，仿佛本来就站在那儿一样。众人都屏住呼吸，关键的时刻到来了。

只见她拧腰，错步，樱唇微闭，鼻息翕动，伴随着一缕醉人的芳香，猝然爆发出碎玉裂帛般的娇音，朝堂前的梨花都被震落。

“呼（好、是、行等通用语，岛国方言）！”众人齐声喝彩，“尽得乃父之

真传。”

石笋中等个子，一身灰色官服，也是外罩白色披风，肥腰胖脸，上眼皮耷拉着，下眼皮已形成眼袋，看上去无精打采，但他偶尔从眼缝中漏出的灰褐色眼珠透出的却是慑人的目光。

他见臣民们都为柳叶儿的美貌和绝活所倾倒，不禁有点紧张。二十年前石笋以一票之差输给了柳叶儿的父亲，没能夺得王位，那是技不如人，怨不得别人，这次当稳操胜券，可千万别失手，那就太冤了。想到这，石笋一言不发，打起一套他自己悟出的呼噜拳。但见他微眯着眼，打着哈欠，一副瞌睡的样子，不一会打起了呼噜：“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那全身动作软绵绵、懒洋洋，却是缓慢中带力道，懒散中藏杀机，形散神聚。

忽地石笋双目紧闭，叉腿运腹，绵延不绝的声音渐渐由细变粗、由弱变强，粗犷、凝重、稳健，忽听喉咙“咯”地一声，太极殿的三块瓦片竟被震飞。

“呼！”众人又是齐声喝彩，“到底姜是老的辣！”

投票选举结果，二人旗鼓相当，难分高下。平心而论，石笋棋高一着，但柳叶儿是美丽公主，面对众多的男性选民，当然是大占便宜，故两厢扯平。

恰在此时，忽听得西南甲鱼村海滨传来轰隆隆的雷声，那雷声如锣鼓般响亮而有节奏感，又像巨大的石碾滚过磨道轰然而绵长。雷声过处，飞沙走石，衣角无风自动。众人不禁相顾骇然：这晴好的夜晚，哪来的雷鸣？

旋见一匹快马径闯朱雀门，直入太平宫，一壮汉滚鞍落马，疾步奔至公主面前，单掌落地，另一手高举：“公主，甲鱼村飞马传书，急报上奏。”呈上一封鸡毛信。

柳叶儿接过一看，大惊失色：“原来这雷声竟是一个人的鼾声？”兴奋地大叫：“哈也！我们江山有主了！”

原来，瀛洲岛国有个世代相袭的传统风俗，国王死了，必须在七天之内选出一个鼾声超群的人继承王位。据说其他官员也均根据其打呼的本领高低决定其职位的大小。至于什么原因，已无法考证。武大郎也是机缘凑巧，时来运转，就这样糊里糊涂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正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